

龙泉：离我灵魂最近的只有水青草地

吕孝良

龙泉镇古以泉名，因驻地位于龙泉汤，汤水涌流如龙吐水而得名。今则以国家级森林公园昆崙山、风景旖旎的千亩水面昆崙湖、华夏第二汤龙泉汤、全国重点镇、山东省小城镇建设示范镇、省级生态镇、山东省旅游强乡镇、省级文明镇、好客山东·最美乡镇等荣誉称号而闻名于外。

近年来，龙泉镇紧扣中国北方温泉养生小镇建设这一主线，突出温泉养生、生态休闲两大特色，加快打造实力龙泉、养生龙泉、和谐龙泉、先锋龙泉。走进龙泉，一片生命的绿色扑面而来。它将山、泉、湖、河、寺等稀缺资源集于一身，是生态观光旅游养生的风水宝地。

龙泉因温泉而名。山水龙泉，名不虚传。昆崙山被誉为“海上诸山之祖”，是全真教的发祥地，闻名全国的道教名山，也是一座历史名山。好山出好水。龙泉汤温泉是胶东著名温泉之一，开发于明朝，兴盛于清代，历史悠久，清末《牟平县志》中把到龙泉汤温泉洗浴列为“牟平十景”之一，名为“温泉快浴”，清朝诗人王莘曾写诗赞曰：“石气松荫雨后凉，飞鸿流水几垂杨。行人浴罢闲相语，可似华清第二汤。”

龙泉因生态而美。生态龙泉，如诗如画。昆崙山动植物物种非常丰富，是天然的生态博物馆，有植物品种达1000多种。有狼、梅花鹿等兽鸟200多种。国家

珍稀鸟类仙鹤、天鹅等陆续在隐藏仙山深处的昆崙湖安家繁衍。群山，深湖，幽谷，潭瀑相连，佳景迭出，水质洁净，环境幽雅，气候宜人，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是北方难得的一处天然氧吧，是原始的、纯自然的、无污染的生态旅游区，是最适宜人类休闲度假的地方。

龙泉因文化而灵。人文龙泉，底蕴丰厚。古往今来，昆崙山吸引了无以数计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和僧家道众。秦皇汉武曾来此东巡，全真道教在这里发源，扬州八怪高凤翰在松泉观留下他精美的题诗……他们或吟诗作赋，或铭碑刻石，或凿洞建庵，从而为昆崙山增添了浓郁的文化色彩，使之成为一座天然的文化宝库。神仙文化、道教文化、温泉文化、红色文化、胡同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农民文化艺术季、文化下乡巡回演出等在这里喜闻乐见，深入人心。人文尤家泊子，更因从这里走出了著名作家尤凤伟而名声远扬。

山美，水清，汤灵，人和，原生，清新，淡远，悠然，人间仙境，世外桃源。龙泉镇得天独厚，养生福地，全镇两万多人口，八十岁以上老人1200多人，百岁以上老人6人，远高于联合国规定的长寿之乡标准。

今年，为推进“中国北方温泉养生小镇建设”，发现龙泉，展示龙泉，诗写龙泉，龙泉镇举办了这次“好客山东，诗意龙泉，养生福地”相约“中国北方温泉养生小镇”——烟台龙泉

全国主题诗歌大赛征文活动，参赛者来自全国各地，有老诗人，也有小学生，有成名已久的著名诗人，也有异军突起的后起之秀，还有习诗不久的诗歌爱好者。参赛作品质量颇高，文笔优美，构思精巧，热情讴歌龙泉镇的山水秀色美景、人民安居乐业以及经济建设成就，寄寓了自然生态与经济发展和谐之道，凝练反映龙泉镇旅游特色的金句和北方温泉养生小镇的亮点诗句频出——

山东诗人刘向东要“常住龙泉，做一个幸福的人”：

常住龙泉，做一个幸福的人——

春天，我的眼眸，贴满了红花绿叶

碧水清流孕道骨，仙风送来茗茶香

夏天，我心幽雅恬淡，泊在凉荫里

……

重庆诗人胡云昌则写出“龙泉：离我灵魂最近的只有水”的动人诗句，在诗中，诗人写道：

起身离开温泉的那一刹那，我的乡愁发出

连根拔起的巨大的疼痛，响彻在骨骼里

让我异乡的梦痉挛，失眠成辗转反侧的诗句

连入睡也用沐浴的姿势，这成为一生的必修课

……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进，还会有更多佳作涌现，各具特色，异彩纷呈，值得期待！

杨悦浦

也许是小时候常上山拾草，从那之后，只要见到青草总能惹出点思绪。

刚住进这个小区的时候，楼群中所有可以绿化的地方，都种植了各种观赏花木，最让我心动的是到处都植有草坪，特别是大院中央植上了大面积的草坪，南北东西一览无余，在千米步道两侧，绿草盈盈，春光一派娇嫩，夏雨一片润清，秋阳一时丰满，冬风一缕苍灵，可人心意。那草坪时常有园林工人浇水、修剪、施肥，草坪就像一个美丽的托盘，使这里的生活浮现着宽和。都说青草养心，我在大院漫步总能得到一丝灵感，曾写下过一些小文抒发心迹。

大院里原有的绿茵一片的地方一律成了“癞痢头”，原来的草，有的大面积死去，有的被三叶草覆盖，有的杂草趁机侵入长得比原来的草茂盛得多。面对“癞痢头”，园林工人浇水少了，很少修剪了，有时高兴了就撒上点像肥料的东西根本不起作用。我问园林工人，为什么不挖补重新植草？他们说，原来的草很贵，不给钱拿什么植？我突发奇想，如果把草清除后，都铺上故宫那样的大青砖，我们这里就和故宫一个级别了。工人说，那就不要钱了？啧啧！我多嘴了。

今天下雨了，开始下的不大，我打上伞，又去雨地里发幽思。

大院中心还有一半癞“癞痢头”草坪尚未清除，雨水把仅剩的一些草又浸出点绿盈生气。它们还傻高兴哩，谁知道明天命运如何？

想起那年在深圳参观一处高尔夫球场，听人介绍说，就球坑那块草皮就得200万美元，我煞是惊愕！我们小区的草坪草种据说也很贵重。一个破草皮，身价如此之高，无怪乎那个工人噎我——“那就不要钱了？”

不就一块草地吗，就像我们望儿山那里一样，让它们疯长有什么不可以？什么灰菜、扫帚苗、狗尾巴草，那些自生自灭四海为家的杂种，欢迎到我们小区落户，不行吗？

想想，人家那些野草也许根本不愿意来这里，说是创造小区人与自然的契合的宜居环境，但在这种完全人化了的地方，远没有在荒野那里自由自在。大楼和道路是水泥的，园林景观是人造的，小区常驻人口近万人，彼此住在单元房里，近在咫尺不相识，彼此间只是一种陌生的熟悉、隔离的密切，即使搬迁楼里的四世同堂人家也过不上四世同堂的日子了。人们想重建往日的清谐，又如何改变眼前的现实呢？

正在瞎想，一声闷雷吓了我一跳，哦！天气预报说今天还有雷阵雨，一向不太准的预报，今天这么准。回家吧。我进楼门的时候，大雨下了起来，扫了一眼最后那块被雨水激发出一点生气的青草地，也许明天就没有了……

《冰心与烟台》⑧ 故乡的海波

焦红军

冰心对父母家人的爱，也经常拿对大海的爱来进行比喻。她曾有诗云：“父亲啊！我怎样的爱你，也怎样爱你的海。”除了双亲之爱，冰心与三个小弟手足深情。他们在一起时，“海波又侵进谈话的岸线里”，可见对大海的爱恋之情，自小便萦绕着他们，冰心先生也同弟弟们说：“我希望我们都像海。”这样温暖和谐的家庭，成为冰心先生爱之性灵的最初养料，也玉成了她文学创作的丰收，一改古人“穷而后工”的观念。而海的意象，在冰心先生心中也丰富为爱的象征，并不断净化着她的性情，启迪着她的灵感。“从这一天起，大海就在我的思想感情上占了一个极重要的位置，我常常心里想着它，嘴里谈着它，笔下写着它……”

她对烟台大海的爱恋，已经融入到了生命之中，甚至到了痴迷的状态。这个富于幻想的女孩子，在小小年纪时，便已经面朝烟台的大海构想了自己未来的生活，而且她的想法又是多么的高尚——她要为众生而操劳，终生当一个汪洋大海里的灯台守。“我最喜欢在风雨之夜，倚栏凝望那灯塔上的一停一射的强光，它永远给我以无限的温暖快慰的

感觉！”“但是，唯一的条件，灯塔守不要女孩子！”然而“清淨伟大，照射光明的生活，原不止灯台守，人生宽广得很！”最终，冰心先生还是凭借着一颗“海化”的心，将满心的爱诉诸笔端，用温婉的文字来照亮人们的内心。当然，这是后话了。

烟台海军学堂的学生，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和中国海军的衰败状况日益不满。他们订阅不少清政府明令禁止的同盟会报刊，开始逐步同情和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个别学生甚至与同盟会建立秘密联系。

清宣统元年(1909年)，筹办海军大臣载洵视察烟台海军学堂，认为学堂办得有成绩，质量较高。于是，清政府决定选派20名满族贵胄学生来校学习，提前毕业，以加强满族人对海军的控制。

满族贵胄学生的到来，激起汉族学生强烈的反抗情绪，双方不断发生磨擦。宣统二年(1910年)的春季运动会上，为争夺一项锦标，互相仇视的满汉学生爆发激烈冲突。事件发生后，地方官员秉承朝廷旨意，要求校方严惩汉族学生。谢葆璋不肯偏袒满族贵胄学生，据理力争。不久，清政府命海军部官员郑汝成来校查办此事。

郑汝成是谢葆璋天津水师学堂的同班同学。他告诉谢



葆璋，烟台海军学堂中的各种进步活动已引起清政府的注意，京城的一些官员甚至指责谢葆璋是“乱党”。郑汝成劝谢葆璋赶快辞职，退身远祸，免得落个撤职查办的下场。

谢葆璋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已不抱幻想，毅然辞去监督职务，带着家人离开他倾注了8年心血的烟台海军学堂，返回福州家乡。在家里，他不同意女儿谢婉莹扎耳朵眼儿，更不让给女儿穿紧鞋。也从来没有责备过女儿，父亲是婉莹启蒙的老师。

自此，谢婉莹结束了在烟台看海的日子，结束了她一直念念不忘的烟台童年生活。

自此，谢婉莹也就离开了“故乡的海波”，再然后又离开了温暖和谐的家人；来到了北

京，来到了美国，来到了昆明；开始不断地接触着庞杂的社会，不断地成长与思考，同时也不断地用笔记录下来。这个初出茅庐的思想纯洁的女青年，心中满是关于美、关于善的意念和印象，她也希望世上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像她自己和她的家庭一样的幸福。然而在那个布满阴霾的年代，她却见到了许多普普通通而心地善良的人们遭遇着不幸，于是她心中那片盛满爱的海洋变得不平静起来，渐渐被时代的浪潮推上了文学的道路。

自此，这个从烟台的大海边成长起来的谢婉莹日渐知名，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冰心”。

童年生活，总是能勾起人

的无限遐想。

对于冰心来说，更是如此。

烟台，是一个诗意的名字，也是一个诗意的城市。这个与她有着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般情结的地方，仿佛就是上帝赐予她的一块福地，或者说“诗歌之地”。在《忆烟台》开篇，冰心便写下如此激情澎湃的句子：“一提起烟台，我的回忆和感想就从四方八面涌来……但是，关于烟台，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想说的越多，便越是没话可说。我们往往会有这样的体会，当我们写到自己亲人的时候，笔触总是感觉不到位；而写另外一些不熟悉甚至是陌生的人与事，却又是那么得文采飞扬。

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一个作家的写作总是在与自己的故乡和亲人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元素。当然，这里的故乡和亲人不单纯是我们日常生活所说的狭义范围。

作家阿来曾说过：“故乡是我们抵达这个世界深处的一个途径，一个起点。我们出生的村庄是熟悉的故乡，但更大的关于它的文化、它的历史和背后构成社会的那个人群，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理性而深刻地理解故乡，并通过这片土地来认识世界。”